新刻增補藝苑巵言

增補藝苑巵言卷之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新安程　榮仲仁校

自三代而後人主文章之美無過於漢武帝魏文帝者其次則漢文宣光武明肅魏高貴鄉公晉簡文劉宋文帝孝武明帝元魏孝文孝靜梁武簡文元帝陳後主隋煬帝唐文皇明皇德宗文宗南唐元宗後主蜀王王衍孟主昶宋徽高孝凡二十九主而著作之盛則無如蕭梁父子高祖著孝經周易樂社毛詩春

秋中庸尚書孔老義疏正言答問二百卷涅槃大品淨名三慧等經義復數百卷通史六百卷文集百二十卷金海三十卷三禮斷疑一千卷昭明太子文集二十卷撰古今典誥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簡文帝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莊義各二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易簡五十卷詩文集一百卷雜著光明符等書五十九卷元帝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註漢書一百

十五卷易講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
洞林三卷玉韜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
卷全德懷舊志各一卷荆南志江州記貢圖古今
同姓録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
昭明才不足而識有餘簡文才有餘而識不足武元
二主才識小不逮而學勝之人則昭明羨矣
孝成帝翫弄衆書善楊子雲出入游獵子雲乘從又
以桓君山藏書多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玩楊子雲之
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稍頓之

財

王充有云韓非之書傳在秦廷始皇歎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奏一篇高祖稱善左右呼萬歲王莽時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因至大用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文皆比瓦石惟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若金玉孝明覽而異焉當時人主自曉文藝作上試令人躍然

孝成讀尚書百篇博士莫曉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以左氏訓義解尚書百二篇上

覆案秘書無一應者吏當罰孝大不謹帝奇其才收

其筆亦不廢其經楊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為哀

牢傳不能成篇歸郡更作上孝明帝之徵在蘭臺然

則永樂中之罪朱季友嘉靖中之罪林希元和治中

之罪蘆董文王者似亦未盡石文之意也

梁武帝令謝吏部景滌與王侍中睞即席為詩答贈

善之仍使復作復合旨乃賜詩曰雙文即後進二少

賞名家豈伊止棟隆信乃俱聲華文於九日朝發獨

命蕭景陽曰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乃賦詩詩成

又降旨曰可謂才子

陳後主在東宮集官僚宴咏學士張譏在坐時新造

玉柄麈尾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堪

執此者獨譏耳即手授之仍令於温文殿講莊老高

宗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

魏孝靜人日登雲龍門崔㥄侍宴又勑其子瞻令近

御坐亦有應詔詩帝問邢劭曰此詩何如其父邢曰

㥄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宴罷共嗟賞

之咸曰今日之讌并為崔瞻父子

劉孝綽有三妹適王叔英張嵊徐悱有文學作其尤清拔王元禮與諸兒論家集云史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稱世擅雕龍然不過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世者也

何憲等諸學士於王仲寶第隸事賭巾箱几案雜服飾人人各一兩物陸彥深後成隸出人表一時奪去憲文於仲寶隸事獨勝仲寶賞以五花簟白團扇憲殊自得王摛後至操筆便成事既奧博辭亦華美衆

背歲嘗摘乃命左右抽簪手自製扇登車而去憲之犯對便是後來東方亂然亦一時佳事

裴彥伯伏玄慶在桓公府俱有文名孝武嘗大會伏預坐還下車先呼子孫之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不為人作父定何如府中呼為裴伏然裴恒恥之每嘆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伏滔比肩何辱如之魏收從叔季景有才學名位在收前頗亦李庶謂曰霸朝便有二魏收對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卿耶輸者厥癡叔也

崔信明楓落吳江冷以他句不稱投地崔顥十五嫁王昌得小兒無禮之呵世間有好面折人者楊君謙每以文示人其人曰住即掩卷曰何處住其人卒不能答便去不復別蔡元長每對人駡杜家小兒王允寧一日謂余曰趙刑部某治狀何如余曰循吏也甚慕公詩且苦吟王大笑曰循吏可作詩何可便作又謂余曰見王某詩否曰見之又曰曾示我一冊吾欲與評之渠意不受評渠欲吾延譽今吾無可譽

李守鱗守順德時有胡提學者過之其人蜀人也學

鱗往訪方擬茶次漫問之曰楊升庵能飯否胡忽云升庵錦心繡腸不若陳白沙鳶飛魚躍也于鱗拂衣去口咄咄不絕後按察關中過許中丞宗魯許問今天下名能詩何人于鱗云唯王某謂余也其次爲宗臣子相許子相爲考功郎許請子相詩觀之于鱗忽勃然曰夜來火燒却許面赤而已

謝靈運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每一詩至都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

世南則劉孝綽北則邢子才雕蟲之美獨步一時每

一文出京師為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靈運尤吾所賞惜其不終所謂東山志也嘗與天下推之皆唯鼻祖

吾於丙寅歲以瘡瘍在牀褥者逾半歲幾殆般都秀才過而戲曰當加十命矣蓋謂惡疾也因援筆志其人伯牛病癩長卿消渴趙岐卧蓐七年朱超道歲晚沈痾玄晏善病至老照鄰惡疾不愈至投水死李華以風痺終楚杜臺卿聾廢祖珽胡旦瞽廢少陵三年瘧疾一鬼不消

蔡景明問余古亦有貴而壽者乎余對有之公孫弘韋賢匡衡拜相封侯胡廣周歷三公至太傅弘賢廣皆八十謝安以太保王儉以開府沈約以尚書令范雲徐勉以僕射朱异以領軍江總以尚書令徐陵以宮傅各秉政高允為中書令年九十八范長生為丞相年百餘歲楊素將相二十載唐世宰輔魏徵李嶠蘇味道張說蘇頲韓休張九齡陸贄武元衡權德輿令狐楚元稹左僕射王起年八十八尚書白居易年七十六宋世宰司馬光周必大俱拜相范仲淹歐

陽修俱執政必大年七十九元世趙孟頫許衡竇默
姚樞王磐姚燧歐陽玄俱登一品王磐年九十明興
劉誠意王新建至開茅土楊文貞丘文莊李文正王
文恪俱歷師臣楊壽八十丘李王皆七十之上毋論
許敬宗蔡京及近分宜相權寵冠絕並有遐齡蔡匪
唉不答蔡乃謂曰伊尹太公周公畢公召公不拜相
乎衛武公不為侯伯乎不皆至百歲乎蔡乃曰善
顏之推云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
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

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於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吾生平無進取念少年時神厲志凌之病亦或有之今老矣追思往事可爲捫舌

○大抵世之於文章有挾貴而名者有挾科第而名者有挾他技如書畫之類而名者有中於一時之好而名者有依附先達假吹噓之力而名者有務爲大言樹門戶而名者有廣引朋輩互相標榜而名者要之非可久可大之道也邇來狙獪賈胡以金帛而買

中乃膚立以此言家久必敗矣
當是時詩名家者無過劉誠意伯溫高大史季迪袁侍御可師劉雖以籌策佐命然爲讒邪所間 上恩幾不終又中胡惟庸之毒以死高大史辭遷命歸教授諸生以草魏守觀上梁文腰斬袁可師爲御史以觧懿文太子忤旨僞爲風癲備極艱苦數年而後得老死文名家者無過宋學士景濂王待制子充景濂致仕後以孫慎詿誤一子一孫大辟流竄蜀道而死子充出使雲南爲元孽所殺歸骨無地嗚呼士生于

斯亦不幸哉

劉誠意伯溫與夏煜孫炎輩皆以篆詩酒得名一日游西湖望建業五色雲起諸君謂爲慶雲擬賦詩劉獨引大白慷慨曰此王氣也後十年有英主出吾當輔之衆皆掩耳尋

高皇帝下金陵劉建帷幄之勛爲上佐開茅土其言若契

吾崑山顧瑛無錫倪元鎮俱以猗卓之資更挾才藻風流豪賞爲東南之冠而楊廉夫實主斯盟倪繪事

亢稱絶倫　高皇帝徵廉夫修元史欲官之廉夫作老客婦謡示不屈乃放之歸時危素太樸爲弘文館學士方貴重　上一日聞履聲問爲誰太樸率然曰老臣危素上不懌曰吾以爲文天祥耶謫佃臨濠死人以是楊危之優劣倪顴各散家資顴仍畫其像題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少年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至今人傳之夫以顴倪之富與廉夫之豪縱而若此其於陶靖節可謂異軌同操

○當勝國時法網寛人不必仕宦浙中每歲有詩社

聘一立名宿如廉夫輩主之刻其尤者爲式饒介之仕僞吳求諸彥作醉樵歌以張仲簡第一季廸次之贈仲簡黃金十兩季廸白金三斤後承平久張洪修撰每爲人作一文僅得五百錢

景泰中稱詩豪者十才子而劉溥湯胤績爲之首劉太醫吏目湯恭將也湯尤縱誕每稱杜陵無好句然與劉論詩伏不出一語劉欽謨載其事及溥白雀詩甚詳成化中郎署有詩名者無過於劉昌欽謨夏寅正夫欽謨無題與正夫虔州懷古詩懷麓堂詩話亦

載之然俱平平耳他作愈不稱

文徵仲太史有戒不爲人作詩文書畫者三一諸王國一中貴人一外夷生平不近女色不干謁公府不通宰執書誠吾吳傑出者也吾少年時不經事意輕其詩文雖與酬酢而甚鹵莽年來從其次孫請爲作傳亦足稱懺悔文耳

獻吉文如譜傳於肅愍康長公碑封事數章佳耳其他多涉套而迭行序尤率意可厭殷少保正甫爲于鱗誌銘云能不爲獻吉也者乃能爲獻吉者乎唯于

鱗自云亦然

獻吉有限韻贈黃子一律云禁烟春日紫烟重子昔爲雲我作龍有酒每邀東省月退朝曾對掖門松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老體摩彊黃犢健栁吟花醉莫辭從昌穀有寄獻吉一律云汝放金雞別帝鄉何如李白在潯陽日暮經過燕市曲解裘同醉酒爐傍徘徊桂樹凉風發仰視明河秋夜長此去梁園逢雨雪知予遲度赤城梁李雖自少陵徐自青蓮而李得青蓮長篇法徐得崔沈琢句法當爲本朝

七言律翹楚而諸家選復未及于鱗亦遺之皆所未解也

講學者動以伺濂爲雕搜之技工文者則舉拙語爲談笑之資二者甚不相入無論也

公甫少不甚攻詩伯安少攻詩而未就故公甫出之若無意者伯安出之不免有意也公甫微近自然伯安亦有警策

顧華玉璘楚　詔修承天誌以王庭陳顏木應後不稱古一時人亦以爲非宜自今思之自不可及華玉

能識今江陵公於未冠時足稱具眼
王敬夫七言律有出門二月已三月騎馬陳州來亳
州一首風調佳甚而選者俱不之知何也
邊庭實聞己卯南証事云不信上人傳接駕似聞天
語　詔班師此語爲古人惻怛忠厚之語而未免組
造也至結語東海細臣瞻巨斗北樞終夜幾曾移愈
有理趣而愈不佳東海北樞猶爲彼善細臣巨斗二
守何出吾最愛其庭際何所有有萱復有芋自聞秋
雨聲不種芭蕉樹丁鱗詩刪亦收之然芭蕉豈可言

樹芊豈庭中佳物且獨無雨聲乎俱屬未妥若作自憐秋雨滴不復種芭蕉或云自悶秋雨落不愛芭蕉色則上韻亦自可押而意尤深宛

予少時嘗見僞楊用修春興末聯云虛擬短衣隨李廣漢家無事勸燕然甚美其意為之擊節又讀陸子淵聞警一聯云大將能揮白羽扇君王不愛紫貂裘紫貂事雖稍涉宋然不甚露其使事之工斲整含蓄殊不易匹後得全什讀之俱不稱也因記於此

豐坊者初字存禮舉進士高第為禮部主事以無行

黜歸家坐法竄吳中改名道生字人翁字老篤病死坊高材博學精書法其於十三經自為訓詁多所發明稍誕而僻者則托名古註疏或創稱外國本於搆詩文下筆數千言立就則多刻他名士大夫印章僞撰字稍俗拙則假曰此某碑某碑體也又為人撰定法書以真易贋不可窮詰又用藁毒蛇藥殺人強斷子女奪據財產事露人畏而避之吾友沈嘉則云蓄毒蛇以下事無之第狂僻縱口若合沙之蠱且類得心疾者因舉其一端云嘗要嘉則具盛饌結忘年交

居一歲而人或惡之曰是嘗笑公文者即大怒設顯詛之上帝凡三等云在世者宜速捕之死者下無間獄勿令得人身一等皆公卿大夫與有睚眦者也二等文士或田野布衣嘉則爲首三等鼠竊盜賊也此極天可咲

顏惟喬爲亳守有幹聲與武帥構訐罷歸故人爲分守至隨訪之屏跡不可復見既行部他邑有田父荷檐以隻雞巵酒由中道入者訶之乃惟喬也因留劇飲至醉委巵檐而去追問旅舍人莫能蹤跡惟喬草

隨志稱良史余讀之殊不稱又徐子與致其全集若干卷亦平平耳遠不逮王裕州

胡孝思當爲吾吳郡守才敏風流前後罕儷公暇多游行湖山園亭間從諸名士一觴一詠題墨淋漓遍於壁石後遷御史中丞撫河南

肅帝幸楚爲一律紀事云　開道　鑾輿琥渡河嶽雲縹緲護晴珂千官玉帛趨呼盛萬國衣冠禹貢多鎖鑰北門留統制璇璣南極扈羲和移天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刻之石後以他事坐罷家居者數

載矣嘗朴一貪令王聯其人爲戶部主事以不職免
殺人下獄當死乃指楊天湘竹爲怨望呪詛而所縣
成獄後生平睚眦皆指爲孝思奸黨奏之 上大怒
悉捕下獄欲論死倉直相陷真人力救解之乃罷
免猶摘杖孝思三十當是時孝思將八十矣了不怖
懾取錦衣獄中桎械之類八曰制獄八景爲詩紀之
衆爭咎孝思製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耳尚何吾伊
爲孝思瀞然咏不輟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
耶出獄時謝茂秦貽之詩有云白首全生逢 聖主

青山何意見騷人孝思方病杖創甚呻吟間猶口占韻以謝人謂孝思意氣差勝蘇長公才不及耳

孝思守吳日與諸生最好黃勉之王一吉表求之而不能知陸浚明黃生俱不振以死而求之領解甲第臚傳浚明再魁省會試館選第一為給事中主試浙江時孝思以左參政與鹿鳴宴頗邀譏訕人兩不與也勉之為人本任誕而矜局自位置時引勝流為重最稱博洽於文多擬古而不出自然好持論而不甚當負經濟而寡切用然視吳人膚立皮相者天壤矣

履吉王立秀雅饒洒德使人愛而思之詩筆翩翩華麗足稱名家浚明高爽奇逸尚氣慷慨急人之難甚於己頗負用世才而不究末之高猶自好時有恊聲然二子文實清雅典則非它瑣瑣比也浚明不長於詩亦不以詩自顯

黄才伯詩亦有佳語如青山知我吏情澹明月照人歸夢長又長空贈我以明月海內知心惟酒杯門前馬蹀簫鼓動柵上鷄啼天地開倦游都憶少年事笑揶如花歌落梅雖格不甚古而逸宕可取然至末句

乃自註云欲盡理還之喻蓋此公作夬觀講學恐人得而待之也可發詞林一笑

少陵句云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頗無關涉為韻所窘耳後世不解事人翻以為法至於北地所為鄭綮騎驢無功行縣行縣騎驢既非實事王績鄭綮又否通人生俗無謂大可戒也近代謝茂秦大有此病蓋不學之故

江暉字景暘文昭公淵子也以翰林修撰為按察僉事年三十六死有文集曰置羑子集按山海經曰置

爰之山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名曰類自爲牝牡食者不妬取以名集別無深義暉好以奇僻字作文初若不易解者解之得平平耳王稚欽有詩嘲之云江生突兀揚文風千奇萬確難與窮博物豈惟精爾雅識字何止過揚雄古心已出江索上遼古或與神明通求深索隱若不置一忌使流俗同令弟大篆逼鐘鼎繆篆壯作斯邕等生也爲文遺弟書一出皆稱一難並縱有楚史不可讀蒲覽觀者從張目少許往往致譏評生也不言但捫腹

君不見好醜從來安可期豪傑有時翻自疑伯牙竟爲知音惜卞氏能無抱璞悲請君寶此無易輒聖人復起當相知讀此大略可見

黄五嶽省豈言南城羅公玘好爲奇古而率多怪險狙飣之辭居金陵時每有撰造必棲踞於喬木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客有於隙間窺者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皆縗帨以出都少卿穆乞伊考墓銘銘成語少卿曰吾爲此銘瞑去四五度矣今其新傳在峰稿者大抵皆樹巔死去之所得也

于鱗與子與書云許殿卿海右集爲其中尉爲序不佞嘗欲舁諸炎火乃周公瑕亦曰是既已不能禁其傳然不可以欺智者亦惟任之非歐楨伯詠海上云其謂于鱗近過一國尉園亭賦詩落句云司馬相如字長卿鄙不成語乃爾定虛得名耳此正是游戲三昧似稚非稚似拙非拙似巧非巧不損大家特此法無勞模擬耳于鱗之欲焚其序的然不錯也

于鱗才可謂前無古人至於裁鑒亦不能無意向余爲其古今詩刪序云令于鱗而輕退古之作者間有

之于鱗舍格而輕進古之作者則無是也此詩雖為于鱗解紛然亦大是實錄

始見于鱗選明詩余謂如此何以鼓吹唐音及見唐詩謂何以矜式古選及見古選謂何以箕裘風雅乃至陳思贈白馬杜陵李白歌行亦多棄擲昔所謂英雄欺人不可盡信耶

于鱗為按察副使視陝西學而鄉人殷者來巡撫殷以刻覈名尤傲而無禮嘗下檄于鱗代撰其章及送行序于鱗不樂移病乞歸殷固留之入謝乃請曰臺

下位以一介來命不則尺號見屬無不應者似不必檄也殷惺然起謝過有所屬撰以名刺往而久之復移檄于鱗恚曰彼豈以我重去官耶即上疏乞休不待報竟歸吏部惜之用何景明例許養疾疾愈起用蓋異數也于鱗歸杜門自兩臺監司以下請見不得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倨聲又嘗爲詩有云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兒曹立諸公聞之有欲甘心者矣

于鱗一日酒間顧余而笑曰世固無無偶者有仲尼

則必有左丘明余不答第目攝之遽曰吾悞矣有仲尼則必有老聃耳其自任誕如此

于鱗自選嘗以前七言律極高華然其大意恐以字累句以句累篇守其俊語不輕變化故三首而外不耐雷同晚節始極旁搜使事該切措法操縱雖思探溟海而不墮魔境世之耳觀者乃謂其比前少退可笑也歌行方入化而遂沒惜其不多寥寥絕響

余為比部郎嘗與蔡子木臬副徐子與主事吳明卿舍人謝茂秦布衣飲謝所再游京師詩漸落子木數

優之已被酒高歌其夔州諸詠亦平平耳甫發歌明卿輒鼾寢鼾聲與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爲君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雖予輩亦私過之予與復與子木論交不合而罷後五歲所而子木以中丞撫河南子與守汝寧明卿謫歸德司理張肖甫謫裕州同知皆屬吏也子木張宴備賓主身行酒炙曰吾爲得有其一以優三君子尋具疏薦之余謂子木雅士不俗居然前輩風近更寥寥也

王允寧爲修撰時予嘗一再識之長大白皙談說時

事慷慨激烈男子也於文遠則祖述司馬少陵近則師稱北地而已意不可一世士又好嫚罵人人多外慕而中畏之其所最善者孫尚書陞將爲中允其同年敖祭酒以普規切之允寧答云僕猶夫故吾耳顧於南中不宜且南中亦不宜於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以爲名曰伉儷等高也且僕戇直朴略受性已定猶僕之貌修幹廣顙昂首掀眉揭膺濶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偃術者能貌人骨不能易人貌今公責僕勿高勿卑擇中而居之亦嘗有以里婦之

效顰聞於公者乎僕即死勿頗也乞寧後念其母哉病乞南得國子祭酒歸省道經華山爲文祭之大約以母疾禱神而不蒙庇即愬吾母病吾大史也能爲文以不朽神其聽頗支離依誕居無何以地震地西安李尸部愈素恨乞寧假華山神爲文詈而僇之今並傳關中

謝氏榛年來益老詩嘗寄示擬李杜長歌醜俗稚鈍一字不通而自爲序高自稱許其略云客居禪宇假佛書以開悟暨觀太白少陵長篇氣充格勝然飄逸

流韻不同遂合之爲一入乎渾淪各塑其像神存兩妙此亦攝精奪髓之法也此等語何不以溺目照文

俞仲蔚古調本是名家五言律亦不惡沾沾爲七言律不已何也乃知宇宙大矣無所不有

王允寧生平所推伏者獨杜少陵其所好談說以爲獨解者七言律耳大要貴有照應有開闔有關鍵有頓挫其意主興主比其法有正插有倒插要之杜詩亦一二有之耳不必盡然予謂允寧釋杜詩法如朱子註中庸一經支離聖賢之言束縛小乘律都乖禪

解

于鱗擬古樂府無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與古樂府並看看則似臨摹帖耳五言古出西京建安者酷得風神大抵其體不宜多作多不足以盡變而嫌於襲出　以後者峭峻過之不甚合也七言歌行初甚工於辭而微傷其氣晚節雄麗精美縱橫自如燁然春工之妙五七言律自是神境無容擬議絕句亦是太白少伯鴈行排律比擬沈宋而不能盡少陵之變誌傳之文出入左氏司馬法甚高少不滿者損益

今事以附古語耳序論雜用戰國策莊非諸子意深而詞博微若纏擾銘辭奇雅而寡變記辭古峻而太琢書牘無一筆凡語若以獻吉並論于鱗高獻吉矣于鱗英獻吉雄于鱗潔獻吉冗于鱗艱獻吉率令其服者左右袒必有歸也

喬景叔世寧己酉歲以楚藩參入賀　萬壽余時見之短而髯溫然長者也所有行卷僅百餘篇耳頗膾炙人口

吾弟世懋自家難服除後一操觚遂爾靈異神造之

句憑陵作者唯未為古樂府耳其它皆具體而微吾偶遺信問于鱗漫及之曰家弟軼塵而奔咄咄來逼人賴其好飲稍自寬耳于鱗亦云敬美視劢甫輩自先驅視元美鴈行也嘗取謝句花蕚嚶鳴標君家兄弟不然耶又一書云敬美乃負包宗含吳之志稱天下事未可量眈眈欲作江南一小英雄尋將火攻伯仁柰何不善備之也其見賞如此

吳人顧季狂頗豪於詩不得志吳出游人間每謂余示滿吳子輩至有筆之書者間一有之而未盡然也

記中年挂冠時命游屐與諸子周旋章道華用短不入卑調劉子威用長不作凡語周公瑕挫名剗愛潛心吾黨黄淳父麗句精言時時驚坐王百穀苟能去巧甚多便足名世魏季朗滔滔洪藻張幼于朗朗警思倘起正自斐然詹望必為娓娓對陛叔平俞仲蔚便似見古人又云聞莫雲卿練川殷無美詞翰清麗時時命駕吾廬步武之外有曹甥子念者近體歌行酷似其舅王君載者能為騷賦古文饒酒德亦何嘗落莫也吾在晉陽有感云借問吳閶詩酒席十年雖

口有誰爭殆是實錄

吾於詩文不作專家亦不襍調夫意在筆先筆隨意到法不累氣才不累法有境必窮有詭必切敢於數子云有微長庶幾未之逮也而竊有志耳

有娀氏二女居九成之臺得天燕覆以玉筐既而發視之燕遺二卵飛去不返二女作歌始爲北音禹省南土塗山之女令其媵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始爲南音夏后孔甲田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民家其主方乳或曰後來良日也必吉或曰不勝之必

有殃孔甲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後折橑斧斷其足孔甲曰嗚呼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周昭王之右辛餘靡有功封於西翟徙西河而思故處始爲西音所謂四方之歌風之始也若在朝而奏者被之鐘鼓管籥爲雅頌秦青響遏行雲虞公梁上塵起韓娥之音繞梁三夜臨乘老姥傳谷數月緜駒王豹之流皆古歌之聖者然亦習歌不合樂以後江南子夜前溪團扇懊憹之屬是其遺響唐妓女所歌王渙之高適及伶工歌元白之詩皆是絕句宋之詞今之南

此曲凡幾變而失其本質矣惟吳中人棹歌雖俚字鄙語不能離俗而得古風人遺意其辭亦有可採者而吳文量所記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人夫婦同羅帳幾人飄散在他州又所聞約郎約到月上時只見月上東方不見渠（音其）不知奴處山低月上早又不知郎處山高月上遲即使子建太白降爲俚調恐亦不能過也然此田畯紅女作勞之歌長年樵青山澤相和入城市閒愧汗塞吻矣然則聽古樂而恐卧者寧獨一魏文侯也

潮陽蘇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無郤於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惜乎十四而夭今陳白沙莊定山白首操觚未必能勝

潮州耆舊集卷之十七終

增補藝苑卮言附録卷之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新安程榮仲仁梓

語關係李攀龍曰詩可以怨一有嗟歎即有永歌言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而不容之感遁世絶俗之悲泥而不滓蜕脱污濁之外者詩也

庾信曰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别離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彫虫篆刻其體

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

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又曰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

釋皎然曰詩有四深二廢四離四深謂氣象氛氳深於體勢意度盤薄深於作用用律不滯深於聲對用事不直深於義類二廢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雖欲言尚意而典麗不得遺四離謂欲道情而離

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逸而離閒遠欲高逸而離輕浮

葉夢得云古今談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初日芙蓉沈約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爲精彩筆妙之意自然見於造物之外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然其精員之妙發之於手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又引禪宗論三種曰其一隨波逐浪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截斷衆流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函蓋乾坤謂泯然皆契無

間可俟

王維禎曰蜩螗不與蟋蟀齊鳴絺綌不與貂裘並服戚悰殊愫泣笑別旨詩之理也乃若局方切理蒐事配景以是求真又失之濫

韓愈曰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又曰和平之聲淡薄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

陳師道曰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

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古樂府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解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趣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韋伊那阿之類也豔在曲之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前有和後有送也　世人選體往往談西京建安便薄陶謝此似曉不曉者毋論彼時諸公即齊梁纖調李杜變風亦自可采貞元而後方是覆瓿

大抵詩以專詣為境以饒美為材師匠宜高捃拾宜博

秦以前為子家人一體也語有方言而字多假借是故雜而易晦也左馬而至西京洗之矣相如騷家流也子雲子家流也故不盡然也六朝而前材不能高而厭其常故易字易字是以贅也材不能高故其格下也五季而後學不能博而苦其變故去字去字是以率也學不能博故其直賤也

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悲來其悔

心之萌乎文中子贊二帝語去孔子不遠
漢時衛霍嘗平糾糾虎臣然柏梁詩郡國士馬羽林
材和撫四夷不易哉語無愧七言風雅封建三王表
及屯田諸疏兩漢文章皆莫能及然三王表或幕客
所爲柏梁歌詠咸依位序獨驃騎在丞相前大將軍
在丞相後昔人云去病日貴此亦一徵按古文苑稱
臺成於元鼎二年登臺賦詩乃元封三年而霍去病
以元狩六年卒是時青蓋兼一職也然則郡國士馬
之詠亦出青口耶

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緩字妙極又古歌云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豈古人亦相蹈襲耶抑偶合也以字雅趨字峭俱大有味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雖尔恍惚何言之壯也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是千古情語之祖

長卿子虛諸賦本從高唐物色諸體而辭勝之長門實從騷來毋論勝屈故高於宋也長卿以賦爲文故難蜀封禪綿麗而少骨賈傅以文爲賦故吊屈鵩鳥

率直而少致雜而不亂複而不厭其所以為屈乎麗而不徘放而有制其所以為長卿乎以整次求二子則寡矣子雲雖有剽模尚少谿逕班張而後愈博愈晦愈下

宋玉諷賦與登徒子好色一章詞旨不甚相遠故昭明遺之大言小言枚皋滑稽之流耳小言無內之中本騁辭耳而若薄有所悟

班姬擣素如閱紈練之初成擇玄黃之自出准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又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

更結習六朝鮑謝之所自出也昭明選彼遺此未知其故

子雲逐貧賦固為退之送窮文梯階然大畧簿少變化內貧答主人茅茨土階瑤臺瓊樹之比乃以儉答奢非貧答主人也退之擴出意變而辭亦雄贍末語燒車與船延之上坐亦自勝於子雲之為賦為玄為法言其旁搜階擬沈想曲換亦自性近之耳非必材高也

傅武仲有舞賦皆托宋玉為襄王問對及閱古文苑宋玉舞賦所少十分之七而中間精語如華袿飛髾

而雜纖羅大是麗語至於形容舞態如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雜沓合并緈約閑靡機迅體愷又廻身還入迫于急節紆形赴遠漼以摧折纖縠蛾飛繽焱若絕此外亦不多得也豈武仲衍玉賦以爲已作耶抑後人節約武仲之賦因敘語而誤以爲玉作也

悽唳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鳥之鳴子也含胡嘽諧雍雍喈喈若群雛之從子也其笙賦之巧詰乎鳴作命

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閒遼故音庳絃長故微鳴

其琴賦之實用乎揚和絃攘皓腕以至變態無窮數百語稍極形容蓋叔夜善於琴故也子淵洞簫季長長笛才不勝學善鋪叙而少發揮洞簫孝子慈母之喻不若安仁之切而雅也

王武子讀孫子荆詩云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此語極有致文生於情世所恒曉情生於文則未易論蓋有出之者偶然而覽之者實際也

沈休文云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

律取高前式然則少陵以前人固有詩史之稱矣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又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揀金往往見寶又茂先嘗謂士衡曰人患才少子患才多然則陸之文病在多而蕪也余不以為然陸病不在多而在模擬寡自然之致夫悠悠隨物化榮名以為寶不得已而托之名也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名亦無歸矣又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且飲一杯酒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悞亦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不如飲

美酒被服紈與素至於被服紈素其趣愈早而其情益可憫矣

吳興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又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置之齊梁月露間矯矯有氣上可以當康樂而不足下可以凌子安而有餘

晉書南北史舊唐書稗官小說也新唐書膺古書也五代史學究史論也宋元史爛朝報也與其爲新唐書之簡不若爲南北史之繁與其宋史之繁不若爲遼史之簡

正史之外有以偏方爲記者如劉知幾所稱地理當以常璩華陽國志弘之荆州記第一有以一言一事爲記者如劉知幾所稱瑣言當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第一散文小傳如伶玄飛燕雖近褻亂髯客雖近誣毛穎雖近戲亦是行中第一它如王粲漢末英雄崔鴻十六國春秋葛洪西京雜記周稱陳留耆舊周斐之汝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朱贑九州闞駰四國三輔黃圖西陽雜俎之類皆亞流也水經註非註自是大地史

自古博學之士兼長文筆者如子產之別臺駘卜氏之辨三豕子政之記貳負終軍之識鼮鼠方朔之名藻廉文通之識科斗茂先景純種種該浹固無待言自此以外雖鑿壁恒勤而操觚多謬以至陸澄書廚李邕書簏博昭學府房暉經庫往往來純死之譏乃至使儒林別傳其故何也毋乃天授有限考索偏工徒務誇多不能割愛心以目移辭爲事使耶孫簡謂邢邵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則人非也韓信用兵多多益辦此是化工造物之妙與文同用

兩謝戲馬之什贍冠群英沉宋昆明之章間收虜賞雖才俱匹敵而境有神至末足遂蓋平生也時小許公有一聯云二石分河瀉雙珠代月移一聯亦自工麗惜全篇不稱耳沉宋中間警聯無一字不敵特佺期結語是累句中累句之問結語是佳句中佳句亦不難辨也

萬楚五日觀伎詩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真婉麗有梁陳韻至結語聞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宋人所不能作然亦不肯作又起句西

施漫道浣春紗既與五日無干碧玉今時鬪麗華麗華非妓也

李于鱗評詩少見筆札獨選唐詩序云唐無五言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非也取七言古詩唯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此段褒貶有至意又云太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家槩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

頗臻其妙卽子美篇什雖衆瓚焉自放矣余謂七言絶句王江陵與太白爭勝七疊俱是神品而于鱗不及之王維李頎雖風雅之致而調不甚響子美固不無利鈍終是上國武庫此公地位乃爾獻吉當於何處生活其微意所鍾余蓋知之不欲盡言也

居庸城外獵天驕一首佳甚非兩馬字犯當足壓卷然兩字俱貴難易或稍可改者暮雲句馬字耳

李頎花宮仙梵物在人亡二章高適黃鳥翩翩嗟君此別二詠張謂星軺計日之句孟浩縣城南面之篇

不作奇字麗語以平調行之却是一唱三嘆

青蓮擬古樂府以己意己材發之尚沿六朝舊題不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

謝氏俳之始也陳及初唐俳之盛也盛唐俳之極也

六朝不盡俳乃不自然盛唐俳殊自然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七言絶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晩唐主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論也

遠公遁迹廬山岑刻本皆言開山幽居不惟聲調不

詣抑意義無取吾弟樾定以爲閑士甚妙蓋言昔日遠公遁跡之岑今爲閑士幽居之地閑士見佛書

盛唐七言律老杜外王維李頎岑參耳李有風調而不甚麗而情不足王差備矣

如輕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浮仗外峰是錢最得意句然上句秀而過巧下句寛而不稱劉結語匹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何等風調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劒答君恩自是壯語

昔人有言元和以後文士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

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句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易於白居易學浮靡於元稹俱謂之元和體

若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與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一法不惟語意之高妙而已其篇法貝緊中間增一字不得着一意不得起結極斬絕然中自紆緩無餘法而有餘味

王少伯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清風白露寒緩字與隨意照應是句眼甚佳

王子安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與于鵠
黃鳥一聲酒一杯皆一法而各自有風致崔敏童一
年又過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亦此法也調稍卑
情稍濃敏童能向花前幾回醉十千酤酒莫辭貧與
王翰醉臥沙塲君莫咲古來征戰幾人迴同一可憐
意也翰語爽敏童語緩其嗔法亦兩反
賈島三月正當三十日與顧況野人自愛山中宿同
一法以拙趣嗔出巧意結語俱堪諷詠

國朝警句

劉誠意夜求星河低半樹天清猿鶴響空山宋潛溪送張翰林歸娶紅錦裁雲朝負鴈紫簫吹月夜乘鸞孫左司游仙天與素書皆鳥跡家傳一劍是龍精黃良史海屋過橋雲磬天台寺泊岸風帆日本船徐璲郢中白雲無人和湖上青山有夢歸唐愚士葡萄引蔓青緣屋苜蓿花紫滿畦顧觀吳江鴻鴈一聲天接水蒹葭八月露爲霜張士行湖中觀月地與樓臺相上下天隨星斗共浮沉又送人之安慶年豐米穀

上街賤日落魚鰕入市鮮浦長源送人衣上暮寒吳
苑雨馬頭秋色晉陵山

謝元功韓信城天日可明歸漢志風雲猶似下齊兵

瞿祐書事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雞中夜舞劉琨吳下
愚遣與摩挲藥籠三年艾濩落人間五石瓠陳汝言
秋夜佳人搗練秋如水壯士吹笳月滿城顧文昱鉏
瑟夜調冰作柱玉關晨度雪沾衣解大紳挽筠澗先
生山河百二歸真主泉石東南隱少微黃菊花時高
士醉青門瓜熟故侯歸高棟旌旗半捲天河落閶闔

平分曙色來
謝復古鶯聲盡入新豐樹柳色遥分太液波貝瓊白
雪作花人面落青山如鳳馬頭看甘瑾東風門巷桃
花落流水池塘燕子飛又錢唐懷古秦闕璧使星馳
夕漢苑銅仙露泣秋曾棨維楊懷古玉樹聽殘猶有
曲錦帆歸去已無家吳志惇燕來已覺社日近寒退
始知春意深林子羽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已落鳥
啣來陳思賢山雲映水摇秋色浦樹含風送晚凉王
稱範輓客歸去天涯雙白髮夢回江上一青山朱珫

舟曉幾椽茅屋生春色無數桃花燒野寸倫別友
任原送舒從事還海南珠崖日落天低海銅柱雲寒
雨過城陳景琪憶蕭山友石岩晝暖花偏好江樹春
晴酒自香郭登送岳正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
倚門覩谷宏登岳陽樓中流雨散君山出故國風多
夢澤寒劉績寄洞庭人丹竈泉春雲碓藥橘林風掃
石牀花張光啓送人入蜀雲深蜀魄呼名語月冷猿
聲傍客啼姚廣孝寄僧林封蘿屋長疑雨泉響松岩
半是風婁振之登樓青山遠戍寒烟積芳草平川夕

照多史明占贈別華髮鏡中看漸短故人天際信全
稀黃梅雨少河流溢綠樹陰多日景微時用章野店
與呼雙散酒漁舟爭買四腮鱸馬東田有感衰信已
逼雙髮異寄世緣聊作一枰看董軒九日黃菊酒香心
病後白蘋風冷雁來時劉忠宣游西山幾處白雲前
代事數村流水野人家吳文定游東園繁花落盡留
紅藥新筍叢生帶綠苔文太僕相思人在青山外盡
日舟行細雨中趙寬偶成橋木吟然聊隱几飛蓬撩
盡不勝簪秦廷韶和人羅雀已空廷尉宅沐猴誰製

楚人冠石熊峰早朝烟霧着衣如過雨御溝撑月欲
生潮

五言律清雅如浮雲看富貴流水潛鬚眉巳歸仍似
客投老漸如僧老來諸事廢歸去此身全往事愁人
問虛名畏客稱雨花知佛境流水識禪心涼風動疎
竹明月在高樓聖代身全老秋天景易悲霜林收橘
柚風磴坐莓苔分符來五馬如練照雙旌一燈今夜
雨千里故人心樹從京口斷山到海門稀野蚕成繭
盡江燕引雛回亂山黃葉寺孤棹白蘋洲啼鳥醒人

夢流泉淨客心身世雙蓬鬢功名一釣竿古路無行
客閒門有白雲聽雨愁如海懷人夜似年已知如意
事不逐苦吟人卧雲歌酒德對雨著茶經野岸隨流
曲山門隱樹深雲烟謝家墅松柏禹陵祠避難踈狂
客長貧少定居酒盡尋僧舍書來問客船泉聲溪碓
急山色野墻低鳥青呼作使鶴白養成群看人兒女
大爲客歲年長月從今夜滿人在異鄉看功成百戰
後老去一身輕鄉淚看花落愁腸縱酒寬落日在高
樹涼風生客衣夜月柯亭市凉風鏡水波雲氣千峰

瞑秋聲一院涼旅況頻看月鄉心獨聽潮獨醒愁對
雨多病怕逢春風塵仍作客寒暑易成翁鴈宿蘆中
月人歸草際烟種黍都爲酒誅茅小作菴海潤疑天
近山空得月多斷雲京口樹殘月廣陵鐘白日義黃
世青山綺皓心夕鳥銜船過寒波背郭流草芳經雨
歇蟲響入秋多壯覺如水吞三楚白山接九疑青故
國秋雲合大江春水深風旗春獵野雪帳夜收兵王
者應無敵胡塵不敢飛舊射雙雕落新乘五馬行中
郎長戟衛丞相小車來千山懸落日一騎出孤城新

成賜將第更築候神臺河山千古在登眺幾人同馬
嘶秋草濶雕沒暮雲平地登南極盡波撼北溟山
色元來蜀江聲直到吳千林喧客杵一嶂起茶烟入
雲蒼隼健坐浪白鷗閒山雨蟲蛇出江天蝃蝀懸突
地兵聲合關河秋色來地吞南極盡波撼北溟廻建
鳳黃金榜疏龍白玉除
起句五言如春色醉巴陵闌干落洞庭江東風日晴
把酒送君行全家離故鄉萬里謫窮荒別路繞珠林
秋來落葉洪落日敞朱樓江雲暝不流烟靄散春曠

亂蛙深處鳴斜日在松杉千嶂暝色酣長嘯掛吳鉤
南圖惜壯游聖恩寬逐客不遣過輪臺不滿月當戶
起行風滿天今夕為何夕他鄉說故鄉長樂鐘聲動
平津樹色開別離知不遠情至亦潸然涼風起江海
萬樹盡秋聲青山行不盡深樹見僧房東源山色好
閒說似終南我住湖西寺君歸湖上山別淚不可忍
杯行到手空
七言如故人已乘赤龍去君獨羊裘釣月明八月十
五夜何其鵝湖溪舟人夜歸今年南國天氣暖十月

赤城桃有花日暮山風吹女蘿故人舟楫定如何督
亢陂荒蔓草生廣陽宮廢故城平牛渚磯頭烟水生
蛾眉亭下大江横
七言絶句如沅湘一帶皆秋草欲采芙蓉柰晚何[illegible]
說蘭亭依舊在祇今王謝少風流天邊楊柳雖無數
短葉長條非故園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
飛前朝冠蓋皆黄土翁仲凄凉石馬嘶如爾西行定
回首如今江左是長安近來聞說有奇事賣藥修琴
曾到城祭罷鱸魚歸去與刺桐花外月如鈎瑣窗獨

對東風樹歲歲花開它自是春俱有意味

七言最不易工如翼軫衆星朝北極岷嶓諸嶺導南條天連巫峽常多雨江過潯陽始上潮此薛文清句也殘書漢楚燈前壘小閣江山霧裏將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聽塵此莊孔暘句也竹林背水題將偏石笋穿沙坐欲平　出墻老竹青千箇汎浦衣鷗白一雙　竹徑旁通沽酒寺桃花亂點釣魚船此陳公甫句也　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　春山日暮成

孤坐遊子天涯正憶歸　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
雲夜有聲　春岩過雨林步濬暗水穿花石溜分
且留南國春山興共聽西堂夜雨聲　天迥樓臺含
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　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
空時一鳴　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天地變秋聲
棋聲竹裏消閑晝藥裹爐前對病僧　月遶旌旗千
嶂暗風傳鈴柝九溪寒　此王文成句也何嘗不極其
致

顧華玉才華在朱鄭之上特以其調少下耳如君王

自信圖中貌靜女虛迎夢裏車文古寺頻來僧盡
重陽欲近蟹爭肥無論懺栽俱雋婉有味至御前却
輦言無忌衆裡當能死不辭木矯矯壯麗未句如寒
菊抱花餘舊摘慈鴉將子試新飛亦自楚楚
邊庭寶題文山祠花外子規燕市月柳邊精衛浙江
潮却甚精麗

喬景叔世寧寄王太史元思詞成王壘者云學士兩朝供
奉年上林詞賦萬人傳一從玉壘長為客幾放金鷄
未擬還閑道買田臨灌口能忘歸馬向秦川五陵宅

中多豪俊蹔登城南尺五天詞頌佳

宮采初傳長命縷中軍競補辟兵符衡陽刺史新除

道濟圯潘王巳上書雪後錦裘行樂外月明清漏滿

樓中賜第近連平樂觀入朝新給羽林兵儒生東閣

承顏色負長西羌識姓名繁花向日宜供笑幽鳥逢

春各異啼老去自吹秦餘巢西征曾比漢嫖姚水落

盡如雷電過山迴俱作鳳凰飛山學翠屏開作畫水

從金谷瀉成春門逕近連馳道迴池塘遥接漢宮流

雲裁玉蘂和烟潤湯濺珠花映日飛此嘉靖時爲初

唐者也細雨薜蘿侵石徑深秋稉稻滿山田業淨六根成慧眼身無一物到茅菴空庭廬嶽晴雲色燕水潯陽江水聲虎患已從隣境去猿聲偏近郡齋前萬里辭家身是夢三年作郡口爲碑遶屋松林嵐翠重滿庭蕉葉雨聲多清樽自對叢花發高枕無如啼鳥何此其稍變而中唐者也

謝茂榛北游燕如風生萬馬關又馬渡黃河春草生皆佳境也

俞仲蔚贊叙篇中云海内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

年死亦不多得

于鱗嘗為朱司空賦新河中一聯曰春流無恙桃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宫不知者以為上单丁重按三月水謂之桃花水為害極大此聯不惟對偶精切而[illegible]事用意之妙有不可言者閣輞九州記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後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凌水

正德間有一妓女於客所分詠以骰子為題妓應聲

日二片寒微骨斷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污抛擲到如今極清切感慨又一妓得一聯故國五更蝴蝶夢異鄉千里子規心亦自成句

前輩詩話稱罘罳俱似殿閣網按古今注云罘罳復思也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皆有焉郡國前亦樹之然則今之照墻也

楊用脩記魏蘇則與吉茂同隱太白山則爲侍中侍中親省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咲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驅車驅按虎子褻器

也漢侍中親省起居不免奉溺器鹿車柴車也僕吝
一鹿故名漢冗散郎乘鹿車茂以則雖貴而褻故咲
之則謂我雖褻不若汝之遲滯也
東方曼倩陸沉金馬爲大隱朝市之說其流弊至於
無所底止有所謂通隱者何點也見本傳充隱者皇
甫希之也見桓玄傳貴扉隱士者許寂也仕蜀好脩
錬見蜀檮杌隨駕隱士者盧藏用也舉進士不調始
隱終南有意當世見本傳游俠隱士者前何點與弟
胤也遨遊人間見本傳

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撮囊四字頗新

荀子云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用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子云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險而無信

增補藝苑卮言卷之八